



江津老城有个三倒拐 市井烟火味飘香上百年

□黎强

江津往事 寻踪

主办单位：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市江津区作协



走起来水在桶里晃荡，就像放进了活蹦乱跳的鱼儿一样。等一担水挑到街对面的家门口，只能剩下大半桶，其余的都被晃洒了。邻居打铁的黑蛮叔叔看不过，让我拿着扁担，他自己一只手抓一只水桶，“噌噌噌”几步就帮我拎回家了。黑蛮叔叔手臂上的肌肉跟他打的铁一样，硬邦邦的。

街对面的老中医胡太医，留着长长的白髯，看上去非常慈祥，但我很怕他。怕他的原因不是怕他本人，而是怕他给我看病后开的大包小包的中药，好苦好苦，咽不下去。母亲信服胡太医开的药方，只要我伤风感冒、肚子痛，都是找胡太医把脉。

胡太医馆门口摆放了一溜椅子，当然也有鹅卵石凳，均是给上门看病的患者准备的，也都铺上了草垫、棕垫、布垫。当娃儿的我有时耍横撒泼不愿进去，母亲拿我没有办法，还是胡太医起身拿来一两颗水果糖把我哄好的。见我不哭不闹了，胡太医就挨着我坐下，抓起我的小手把脉，再看看我的舌苔和眼相。最后，在我的小鼻梁上轻轻刮了一下，说：“水果糖，甜不甜呀？小蛮牛！”

我的青春时光

三倒拐往下的得胜街，不知道从何时起改叫了“劳动街”，或许是与当时每个居民小组都要成立“劳动大院”有关，或是与这里有个“劳动小学”有关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的青春都是在劳动街度过的。因为，我的启蒙学校就是“劳动小学”。

在学校，学生是要轮流做清洁的，打扫教室、整理课桌板凳、擦黑板、倒垃圾……轮到我们小组值日做卫生时，我总不爱参与，常常以“肚皮痛”“脑壳昏”的

理由来逃避，被同学们称之为“装病号”“偷懒儿”。情况被反映到班主任王老师那里，她把我叫到办公室予以教育：“你知道学校的校名叫什么吗？叫劳动小学吧！既然是劳动小学的学生，你咋不参加劳动呢？”“你现在不热爱劳动，养成懒惰的习惯，今后走向社会，大家都在用劳动来养活自己、建设国家，你不劳动就没得吃、没得穿哟。”王老师对我的教育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距离不到百米的江家公馆巷子里，就是出产油酥米花糖的老厂房，满巷子都飘着米花糖的香气。那时，女学生都喜欢水果糖、米花糖的包装纸，上了蜡的，花纹图案精美，夹在课本里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宝贝似的。如果谁拥有几张没有折叠过的新糖果包装纸，一定会赢得女同学笑容如花般绽放。男同学间，如果谁拥有崭新的糖果包装纸，那屁股后面一定跟着几个溜须拍马的小跟班。

我也曾想偷偷溜进厂子里搞到新糖纸，在女生面前显摆显摆。无奈我胆小如鼠，脚还没有跨进厂门，就被门卫吓得胸口咚咚咚，只好望纸兴叹，打道回府。

不过，在三倒拐拐西街口上的一家轻机厂车间，却可以满足娃儿们的贪玩好耍。那时，男孩子喜欢玩一种打“马子壳”（子弹壳）的游戏，可输掉了本就不多的子弹壳，又玩什么呢？轻机厂机床冲压下来的一种白铁废料，形似马掌，娃儿们就取了

个好听的名字叫“马脚板”，我们几个街坊小伙伴玩得同样起劲。

某天，小伙伴猴子脑壳一转，溜进车间，趁工人没注意，偷了几坨铁疙瘩卖给废品商店，换得几毛钱买零嘴吃。殊不知一回到家里，就被大人揪着耳朵，哭兮兮地来到厂里承认错误、赔礼道歉。

这件事后，虽然我没被处罚黄荆棍“笋子炒肉”，但严厉的父亲用手指着我的鼻尖，正色道：“小时偷钉，大了偷金。你要是去干这些脏班子的事儿，看我不剁了你的手指。”

满满市井烟火味

三倒拐说大也不大，充其量方圆不到300米，窄窄的街道、土土的老房、亲亲的街坊，构成了老城的根脉图景。

凉水摊子摆着，花花书摊开着，小酒馆、裁缝铺、补锅店等，啥都不缺，连打爆米花的、卖冰糕凉粉的、炒炒胡豆的，都要来此吆喝几声，一天的市井烟火味就这样释放着，让三倒拐人家在老城的时光里与世无争，活得简单又快乐。

哦，三倒拐，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奏曲中，叫起来依然还是那么顺口、那么入耳、那么亲切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）

盐流

□乐水

引了无数游客。

清明村有“桃花洞”和“清明洞”两股大泉水，汇集于咸池河，注入长江。走访中，一位老农告诉我，咸池河曾开采用井盐。

我找到盐井原址，发现这里至今还冒着咸水，当地牲畜、野生动物，常跑到这里饮用。这口盐井什么时候开采用过？规模有多大？已经无人知晓，只有一句流传至今的“言子”：“咸池河出盐，饿死云阳三千人。”

这句“言子”是怎么来的？我探访了石柱县境与盐有关的地方，试图追寻巴人逐盐的足迹。

殊不知，我从“盐道”闯进了“盐流”。在与咸池河相邻的王场镇，我发现了一口名为“摇福井”的盐井。在与村民交谈时，一位王姓老汉突然冒出了一句“言子”：“摇福井出盐，饿死云阳一县人。”之后我还发现，在中益乡的“盐井村”、黄水镇大风堡的“茶盐坪”，民间同样流传着与云阳有关的那句“言子”。

我顿生疑问：“为何石柱古代井盐的开采都跟云阳过不去呢？”为揭开这个迷雾，我查阅了历史档案。《石柱厅志》（清乾隆年间编纂，道光年间编修）“田赋志·盐课”记载：“厅不产盐，旧配云安厂水引一百八十八张，岁课银六百四十两一钱四分，外征砾力银一两三钱一分六厘。乾隆三十六年，滋生日繁，流寓日多，口食不敷。同知王紫绪请增犍为厂水引四十张，岁课银二百五十二两；增云安厂水引二十张，岁课银六十八两二钱四分。”这段记载清晰表明，清乾隆年间，石柱不再产盐，而是从云阳、犍为县

引的。我找到了石柱与云阳的联系。

通过进一步查阅，我发现，云阳县是古代“盐都”。云安盐场，自汉代以来，有两千多年的大规模开采史，仅在明朝末期因为战乱而停顿过一段时间。

关于石柱盐与云阳盐，我能找到的就是这点记录。

当然，还有很多历史迷雾，至今没有揭开，或许已隐入历史长河，永远没有谜底。那么，我大胆地推测，或许云阳盐业停顿的这段时间就是石柱井盐开采的鼎盛期，不然，石柱民间何以有那一句独特的言子？而那些认为石柱县境没有盐业历史的学者，也因为这句“言子”和盐井遗址，而打上一个问号。

我开启了一段探寻“盐流”的新征程，跟我的祖先巴人一样逐盐奋进。这是一段滚烫的经历，一段探寻之旅，更是一段文化之旅，一路芬芳，惊喜连连。

我不经意间走进了“巴盐”这座文化的宝库。

父辈告诉我，他们就是从石柱县长江边，把自贡盐巴转运到湖北来凤，他们走

的就是古代巴人开凿的巴盐古道。我的父辈经历过的盐运业，持续时间长，抗战时期最为兴盛。那个时候，盐巴多来自自贡的面盐，本地盐巴逐渐枯竭。那段时间，我也循着父辈的足迹，走遍了石柱巴盐古道，一直走到湖北来凤。文友们为此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“重走巴盐古道”。

不知不觉中，走盐道就走了八年，越走越喜欢，越走越感觉沉甸甸的。

2017年后，我创作了三部小说，都融入了巴盐古道的历史文化。有石柱当地学者撰文称我为“巴盐古道卖盐人”，我给自己的定义则是“巴盐古道守望者”。

“盐流”，不是我美丽的邂逅，而是流淌在我身体里的血液；“盐流”是土家族人的心灵家园，潜入细胞、发自肺腑。

我徜徉在“盐流”中，感受巴渝文化的精美绝伦，感悟中华五千年文化之精深博大。我融进“盐流”，和祖先对话，才有了三部小说的问世，有了灵动而别样的人生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

2016年初，我被抽调驻村扶贫。从石柱县级机关来到广阔的农村，视野一下子被打开，重拾封存已久的文学梦。

我入驻的是沿溪镇清明村。这个村位于长江南岸方斗山上，海拔落差达1000米，山高坡陡路难走，原有的两家煤矿因调整而关闭，资源优势不再，产业萎缩，逐渐转贫。为了精准制订脱贫计划，我开始走访全村贫困户。在大走访中，我意外地了解到，这里竟然有一条闻名于世的巴盐古道。它从长江边沿溪镇石溪口盐码头，一直通向湖北来凤。虽然隐于深山，曾经却是一条繁华的盐运大道。

我饶有兴致地收集整理盐道资料，最初的想法是助力“旅游精准扶贫”。古道早已废弃，我请人将上面的荆棘和杂草清理干净，并上上下下走了三次，沿途收集整理了大量文物和民间故事。我给这段古道取名“巴盐天梯”，还整理出版一本书《盐道记忆》，配合村委维修盐道800米，成为“千野草场”景区的登山健身步道，吸

